

書叢學自年青

怎樣研究中國經濟

錢俊瑞著



大連大眾書店翻印

怎樣研究中國經濟

錢俊瑞 著

大連大眾書店翻印

序

我很早就想做一個試驗，用故事的體裁敘述一些比較科學的東西。我這次就這樣嘗試了。

可是，不巧得很，正是所謂『插秧擠得忙當兒』，這本小冊剛才動筆，我就決定了到國外去看看的計劃。於是各事忙壞了我，同時也就忙壞了這本小冊子。這幾天所能做到的，就只能是拚拚湊湊，把這本小冊編纂完結。

照原定的計劃，第五章應當是都市風光，寫一個青年怎樣去考察都市的經濟生活，而中國經濟性質座談和今天的課題各章也都要詳細得多。

無奈事與願違，都市風光一章是割愛了，其餘各章也都省略了不少。這對我們的青年朋友，簡直是一種罪過，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有補過的機會。

1

第一章 第一步讀「子夜」

這是個秋天的夜。秋蟲在窗外唧唧的叫，朱永明一個兒在自修室裏讀茅盾的子夜。

永明的模樣是怪嚴肅的，這顯然跟別的同學讀子夜之類小說的時候不同，他不是在欣賞小說，而像要從書裏面解決什麼嚴重的問題。他正經到像在做算學。

朱永明剛才從家裏來到學校裏不久，他在家裏可算整整納悶了半個暑假。七月梢，學校是放暑假了，永明懷着無限的希望和熱情，回到鄉間，準備遵照全體同學的決議，進行農村救亡宣傳的工作。他坐了輪船到家的

時候，火熱的太陽剛正下了地平線，夏晚可貴的涼風把人們一切的煩惱都吹散了。就在那時候，永明到了他的家鄉，他沿着大田岸，走向他自己的村莊，男的女的，大的小的，大都赤着膊，搖着蒲扇在乘涼，一堆一堆的。這些人們，永明都熟悉，然而在那時，他們已經不是永明的什麼堂叔，堂伯，伯母，侄子，堂兄堂弟了；他們在永明的眼睛裏，簡直個個是義勇軍的游擊隊員，他們是在過着打了勝仗過後的休息生活，他們手裏的扇子，一柄柄都變成抵禦敵人武器的盾牌。

永明這顆熱烈的青年的心，是在快活地跳躍着。他一走到家鄉，覺得學生會所分派他的工作已經完成了十之八九。農民要參加救亡運動，這還成什麼問題嗎？他心裏勝利地想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就開始工作。他走到隔壁尊叔家裏去閒談，他告訴他

們日本人如何強搶我東三省，如何叫我們同胞做亡國奴，如何要強搶我們全中國，這一大套。尊叔和嬾子他們靜聽着，他們感覺到稀奇，像聽山海經那樣地聽着。『所以』，永明接着說：『我們全中國的同胞應該團結起來，齊心協力打日本。做官的，當兵的，做生意的，做工的和我們種田的，都鑿起來抗日！我們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……』永明說到這裏，他揚起拳頭興奮得幾乎像已經親身在率領農民與民族敵人作戰。

『不過，阿明，』尊叔打斷他的話頭，『這年頭兒，我們一班子都完了，東洋人打來是這樣，東洋人不打來也是這樣。種田人有飯吃就算好，沒飯吃就算倒運。誰給我們飯吃的就是我們的朋友，誰教我們沒飯吃的就是我們的仇人。種田人不管東洋人不東洋人，我們只管要吃飯，……』

尊叔這段話，簡直把永明澆上一背冷水，這把永明急得什麼似的，喊

道：『喂，尊叔，你不知道東洋人的毒辣嗎？他們……』。他話還沒有說完，早給尊叔搶了說去。『阿明，你們在學堂裏看到東洋人，我們鄉下人只看到東村朱老虎（是當地的大地主，兼放高利債）。』

永明的眼睛向尊叔直瞪着沒有話說；尊叔家的孀子却在怪尊叔多話，『明哥兒好好地把新聞事體講給我們聽，你却這麼多嘴！』

永明臉上却紅裏汎白，白裏汎紅，他覺得慚愧。他在學校裏不是演講臺上的好角色嗎？他一上臺總是掌聲滿堂的。然而現在呢？他竟說服不了一個『無知無識』的種田人。他開始懷疑起來了：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，農民到底受了什麼害處？農民到底願意不願意抗日的？農民眼前最大的問題到底是什麼？過去他們在學校裏做的工作到底有什麼意義？

『你的話也有一部份對的，』永明靜了好久才這麼說，『不過日本人』

對我們的「侵略」，對於農民也是有「影響」的……。『尊叔一邊抽着旱煙，一邊點頭，這分明是一種好意的『敷衍』，這在永明是了解的。』

夏天的驕陽已經升到半天，火般的天氣叫人困悶得什麼似的，永明有些煩惱了，這時到處叫得震天價響的蟬，幾乎比日本帝國主義還要討厭。永明懶洋洋地回到家裏，提起筆來要向學校做工作報告。他更慚愧了，那不是個笑話，在一個『無知無識』的農夫面前碰了釘子，但他只得這樣寫：『今天早上到農民某家談話，結果不甚好，因為……。』永明越寫越覺到打敗仗後的苦悶。

你也許會想永明在第二，第三，第四……天的工作成績或許會好得多吧。那我將告訴你，並沒有！學校裏收到他的報告，只見到些什麼問題，什麼困難。老實說吧，學校裏從別的同學那邊接到的報告，也都是那樣。

夏天的天氣一天一天的酷熱起來，藏在永明心裏的苦悶也一天一天厲害起來。他有時頓足罵那些農民是蠢豕，眼光不到一寸遠，只顧自己，不顧國家民族。但有時却憐念他們的窮困，饑餓，在火燒般的太陽底下，爬在田裏當牛馬。他顯然陷入不可拔的矛盾中了。他心裏想，怎麼我在學校裏讀了這麼久的書，還不能解決這些日常的問題？教授們教了他們一大套的政治經濟社會學的理论，怎麼對於這些最平常的問題碰都沒有碰到？永明在惱怒那些農民之後，就開始懷疑在他學校裏所受的教育來了。

『唔，我想到了，』永明頓悟般地自語着，『陳教授雖然不教我的課，同學們不是說他最清楚嗎？我為什麼不把這些實際的問題去問問他呢？』於是他馬上動筆寫信給陳教授，提出這樣的問題：『我必須立刻研究些什麼，方始可以解釋這些平常的然而難解決的問題？』

不到兩天，陳教授的覆信跟着一陣初秋的細雨同時來到永明的村裏，

覆信寫得很簡單，陳教授教永明要研究一下中國經經問題。

『你第一步先要讀茅盾的子夜』，陳教授肯定的寫着。

然而那時已經到了學校開學的時候了。

x x x

今天夜裏，永明預計一定要把子夜讀完，同時遵照陳教授的意見做札記。

永明在四天以內把子夜讀完，真是件愉快的事，他感到自己的知識確乎豐富得多了。中國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們，有許多，永明是夢想都夢想不到的，然而陳教授告訴他這些都是反映着確確實實的事實。

永明開始做札記，內容分下面幾項：

(A) 金融活動

「這年頭兒，凡是手裏有幾文的，誰不鑽在公債裏翻斛斗？聽說是各項債庫券一齊猛跌，各人（指那些做公債投機的人——錢）的心事便各人不同；「空頭」們高興到張大了嘴巴笑，「多頭」們眼淚往肚子裏吞。

「公債又跌了！停板了！」

有人站在那邊通到游廊去的門邊高聲喊叫。立刻從游廊上湧進一彪人，就是先前在那裏嚷着「標金」「花鈔」「幾兩幾錢」的那夥人，都瞪大了眼睛，伸長了頸子，向這邊探一下，向那邊擠一步，亂烘烘地問道：「是關稅麼？」「是編遣麼？」「是裁兵麼？」（頁三九）

我們再看時局對於公債市場的影響，和投機商人的鉤心鬥角吧。

「我就不明白爲什麼你還想做多頭。這幾天公債的跌風果然是受了戰爭的影響，將來還可以望漲，但戰事未息馬上就可以結束吧？並且隴海平漢兩路，

中央軍非常喫緊，已經是公開的祕密了。零星小戶多頭一齊出籠，你就儘量收，也抬不起票價。況且離本月交割期不過十來天，難道到期還想收貨嗎？那個，四百萬現款也不夠！……」

「你說的是大家的看法。這中間還有奧妙！」

趙伯韜截住了杜竹齋（趙杜都是金融界巨子）的議論，很神祕的微笑着。杜竹齋仰起頭來閉了眼睛，似乎很在那裏用心思。他知道趙伯韜神通廣大，最會放空氣，又和軍政界有聯絡，或許他得了祕密的軍事消息麼？然而不像。杜竹齋再睜開眼來，猛的看見趙伯韜的尖利而陰沈的眼光正射在自己臉上，於是突然一個轉念在他腦筋上一跳：老趙本來是多頭大戶，交割期近，又兼着是舊歷端陽節，他一定感到恐慌，因而什麼多頭公司莫非是他的「金蟬脫壳」計罷？……可是趙伯韜的回答却像一道閃電似的使他一跳：「仲老担保，西北軍馬上就要退！本月份交割以前公債一定要回漲！」（頁四九——五〇）

現在我們要看金融巨頭怎樣操縱國家的財政。

『慢點兒！我先講老趙跟我們搗蛋的手段。他正在那裏佈置。他打算用內國公債維持會的名義電請政府禁止賣空！秋律師從旁的地方打聽了來：他們打算一面請財政部令飭中央中交各行，以及其他特許發行鈔票的銀行對於各項債券的抵押和貼現，一律照辦，不得推諉拒絕；一面請財政部令飭交易所，凡遇賣出期貨的戶頭，都須預繳現貨做担保，沒有現貨纔上去做担保，就一律不准拋空賣出。——』況且還有下文！老趙還直接去運動交易所理事會和經紀人會，慫恿他們即日發一個命令，要增加賣方的保證金呢！增加他們一倍！』（頁五六〇）

公債和政府的財政本來有最密切的關係，你看『我們大家做編遣和裁兵。政府發行這兩筆債，名義上是想法消弭戰爭，但是實在呢，今回的戰爭，就從這上頭爆發了。戰爭一起，內地的盜匪就多了，共產黨紅軍也加倍活動了，土財主都帶了錢躲到上海來；現金集中上海，却好讓政府再多發幾千萬公債。然而有錢

就有仗打，有仗打，就是內地愈加亂做一團糟，內地愈亂，土財主帶錢逃到上海來的也就愈加多，政府又可以多發公債——這就叫做發公債和打仗的連環套。老馮，現在應該明白了罷！別項生意碰到開火就該倒霉，做公債却是例外。包你打一千年的仗，公債生意就有一千年的興隆茂旺！」（頁二三六）……。

（B）民族工業

金融家王和甫等收買了八個工廠準備賺錢，可是他說：『前月裏我們收進了八個廠，目前也爲的戰事不結束，長江客銷不動，本街又碰着東洋廠家競爭，沒有辦法，只好收縮範圍，改開半天了。——』『哎！中國工業真是一落千丈，這半年來，天津的麵粉業總是勢力雄厚，坐中國第一把交椅的了，然而目前天津八個大廠倒有七個停工，剩下的一家也是三天兩頭歇！』（頁五〇二）

民族資本家對於軍閥的內戰是痛恨的，這表現在幾位企業家對於雷參謀的敵意上面。

「『到底打得怎樣了？怎樣了？』」

雷參謀微微一笑，只給了個含糊的回答：「大致和報紙上的消息差不多。」

「那是天天說中央軍打勝仗囉，然而市面的消息都說是這邊不利。報紙上沒有正確的消息，人心就更加恐慌。」一位四十多歲長着兩撇鬍子的人說，聲音異常高朗。雷參謀認得他是大興煤礦公司的總經理王和甫；兩年前雷參謀帶一團兵駐紮河南某縣的時候，曾經見過他。

大家都點頭，對於王和甫的議論表同情。……

「日本報上還說某人已經和北方默契，就要倒戈。」

坐在孫吉人（太平洋輪船公司總經理）對面的一位絲廠老板朱吟秋搶着說，敵意地看了雷參謀一眼，又用肘臂碰他旁邊的陳君宜，五雲織綢廠的老板，一位將近四十歲的瘦男子。陳君宜却只是微笑。』（頁三五）

再看金融市場對於民族工業的影響。